

## 目 录

- 卢汉在云南起义中..... **安恩溥** (1)
- 云南起义前前后后..... 谢崇文 (41)
- 回忆云南亥佳起义..... 卓 立 (61)
- 云南起义侧记..... 马崇兴 (70)
- 云南起义散记..... **孙东明** (92)
- 回忆云南起义片断..... 朱家修 (101)
- 云南起义亲历见闻..... 赵振銮 (116)
- 对卢汉和云南起义的点滴回忆..... 赵康节 (125)
- 卢汉与云南省训团..... **杨振翮** (136)
- 回忆宪兵十三团参加起义概况..... 王 栩 (147)
- 云南空军起义前后..... 郝绍连 (172)
- 回忆云南空军起义..... 李加谊 (179)
- 云南起义中解决保防处的经过..... **王绍尧** (191)
- 云南起义中的几个插曲..... 李耀廷 (196)
- 昆明保卫战记实..... 王仲略、李洪泰 (199)
- 护路总队关上起义经过..... 金家富 (209)
- 云南起义亲历片断述略..... 龙云青 (214)
- 云南起义的亲身经历..... 徐振芳 (226)

## 卢汉在云南起义中

安恩溥

云南起义的主要因素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大军继续南下，先后解放南京、上海等要地。而卢汉又是一个最讲现实的人，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派系矛盾，他早就清楚。一九四六年五月，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等海城起义后，蒋介石要他去东北安定六十军、九十三军。第一次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去到东北巡视沈阳、长春等五个城市，经北平（即北京）回到南京，又去庐山回来。在这当中，他不但看到这两个军的士气消沉，其他反动部队更是四分五裂，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已到众叛亲离的地步，所以反蒋起义早在卢汉的思想上斗争着。这是卢汉起义的又一重要因素。两大因素结合其它许多因素的聚集，才产生一九四九年一二·九的云南起义。但一九四八年底起直至一九四九年起义前夕，卢汉除去五华山办公外，常在他家里和所谓争取他起义的这些人长谈。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我认为这是卢汉趁机反转来做争取这些人赞成他，拥护他起义的工作。而在这当中，是来者不拒的。有一次我在夜里去他那里，他在另一个房间里和李耀庭长谈。李去后我问他，李耀庭是国民党反动集团的骨干分子，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也来这里？他笑笑说：“他也说革命的要向左看呢！”从一九四八年底到一九五〇年三月四日欢迎大军前夕，就是我知道卢汉在起义中的事件是相当多的。现在回忆的只是少

数，而且回忆的每件事还不完整。只有尽可能的写一写，以备参考。

## 1. 卢汉的“本钱”

所有我们自以为争取卢汉起义的人都认为“本钱”在他手里。这里先说一说，所谓在他手里的本钱的概略，对下面他在起义中情况的了解，是有帮助的。卢汉统率云南多年来，用人民的血汗所培养的六十、九十三两军的六个师和十九、二十三两个师，共八个师入越受降，这个本钱是不小的。据说蒋介石解决了龙云，知道卢汉迫切希望回云南当省主席，由何应钦示意缪嘉铭付递：“任省主席不能兼军职，任军职不能兼省主席”，又亲自对卢汉试探说：“现在东北急需增加兵力，把你的部队调一个军去东北，好不好？”卢汉说：“既是东北需要兵力，部队是国家的，全部调去好了。”蒋介石高兴得站起来，拍拍卢的肩头说：“好！好！好！你真是模范军人。”于是就把十九、二十三两个师拨并六十、九十三两个军，所有云南在越的几万健儿都调去东北参加反动的内战。卢汉于一九四五年底只带得一个警卫营回来当个空头省主席。

当时的情况是：军事方面。最初云南仅有的四个保安总队都是归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指挥的，卢汉就任省主席后，霍揆彰派他的参谋长刘叔琬向省府秘书长朱丽东说：“中央指示军权统一。省府警卫营和四个保安总队的经费，由省府照旧负责，人事指挥权归警备司令部。”朱将此话转卢，卢口头不值可否声色如常，事后也未向何人发过一句牢骚。但是单独地向杨适生泣告：“如此一来，我们出入省府，都要受检查了。你去求霍揆彰，留下警卫营，我们自己负责管理”。经杨适生低声下气地去请求，这一关算是霍揆彰许可了。政治方面：卢汉未回

来以前，李宗黄乘龙云垮台之机，由 C C（即特务组织的中统）活动来云南任民政厅长代理省主席。他们的预计是先行代理即予补实。李宗黄一到任即积极的组织他的亲信伍纯武（李宗黄时期的省府秘书长），申庆璧（李宗黄的省府秘书长），宁伯晋（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蒋公亮（民政厅秘书长）等五人小组，每夜开会研究企图实现他们的预计。因此虽然他十月初到职，十二月一日交卸，在职未六十天的当中，主要拉拢了省府委员张邦翰加入了 C C。（李宗黄与张邦翰，远在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公务曾共同造下打死进步学生梁元斌惨案，所以一拉就拢）。拉拢了省府委员胡瑛。还布置了一批爪牙。卢汉虽然接了省主席，C C作祟，换汤不换药，用张邦翰接任李宗黄的民政厅长，商定李宗黄在中央，张邦翰胡瑛等在云南互相呼应，对卢汉施加压力。对卢汉所任用的省府主任秘书（向例是同主席进退的亲信）杨适生，在省务会议席上盛气凌人地说：“杨适生是陆子安贪污集团的骨干，是蒙化专员时被撤职的人员，我们羞与为伍”。逼得卢汉又派杨适生回河内工作以避之。对卢汉委派由第一集团军退职回来的军官严中英、杨炳麟、余建勋等为县长专员之事，张邦翰不顾中央有退战军官可以任行政人员的通案，大骂：“你们只会玩枪杆子，不懂行政，也要来当行政官”，不许到任（实际上阻拦不了）。财经方面：财政厅长陆崇仁随龙云垮台，后来由会计长华秀声升任财政厅长，由于能力薄弱，为蒋帮在昆明的税务银行等财经人员赵恩巨、厉德寅等所控制。省府的经费都掣肘，那里还谈得上活动费。即龙云时代搜括来人民的血汗积存：除大烟被龙绳祖出卖余存若干数（数目不了解）在昭通外，存昆明海源寺后方新华洞的物资，被蒋帮封闭，令云南税务局长赵恩巨监管，省府不得过问。所有的外江也被冻结。从上面军事、政治、财经等各方

面来看，卢汉在一九四五、四六年间任云南省主席中，他的手里可以说是没有本钱的。唯一的本钱就只有省主席这个政治地位。

卢汉守着这个空头主席的地位，等待时机，逐步搞得点本钱。主要时机有：（1）海城起义。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等率部在海城起义，蒋介石震惊之余一变过去与陈诚商定的，只给卢汉空头主席把它们的法西斯统治贯彻到云南来的主张，利用卢汉来羁縻六十、九十三两军的官兵。特电命卢汉去南京去东北安慰六十、九十三两军的官兵。去来至南京期间，蒋介石在南京接见卢汉三次，二次命到牯岭，共叙长谈而外，行政院等各机关主要负责人对卢汉大排筵宴。报上尽量吹捧。在这样的时机卢汉就便陈述困难，要求解决，可以说得机得势。

（2）顾祝同来处理李闻案。李公朴，闻一多是民主人士中的中坚人物，多年来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要求和平民主，攻击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久为蒋介石眼中钉。本来蒋介石，霍揆彰等制造这一惨案是企图一箭双雕，既除了眼中钉，又诬龙云不甘心下台指使扰乱治安，图谋不轨之罪。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李、闻案一发生，标语壁报纷纷揭露蒋介石、霍揆彰等制造惨案的狰狞面目。而逮捕龙云时代的副官长杨立德等非刑逼供，又无结果。不得已而思其次，才派顾祝同（国防部陆军总司令）来排演一场彻头彻尾的骗人把戏。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顾祝同、卢汉、张镇（宪兵司令）、冷欣（参谋次长）、霍揆彰等同机抵昆。原来招待顾等住金碧别墅的，顾提出了便于办事，冷欣他两个要住卢汉家。卢汉当然欢迎，并派曾在中央系统工作，熟悉蒋介石下面派系掌故，与张群、顾祝同、蒋鼎文等等相当熟识的交际秘书杨适

生专事招待陪伴顾祝同。顾祝同一方面故作镇静，不时杨在适生的陪同下，闲遊街市，赏玩土特产、古董字画；邀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肯来接近的部份教授下棋，打牌，读诗文，等等做笼络麻痹人心的工作。另一方面，准备一套军法会审的官员到八月十五日在庆云街地方法院（现在的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审。通知各机关派代表观审。省府派主任秘书孙东明，民盟方面梁漱溟、周新民亦到场观审。以陆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张小鸾为审判长。对凶手汤时亮、李文山拿腔作势地讯供追问何人主使的演了一套，汤时亮、李文山等挺着胸供称，我听到闻一多诬蔑领袖，诬蔑国家，激于义愤，而杀闻一多，並無任何人指使，也演了一套。当时旁听的孙东明等也就看出破绽，事后来对卢汉汇报，卢汉一笑置之。

公审后，宣判手续直拖到霍揆彰满载洋烟、金银扬长去湖南就任他的湘西绥靖主任后，才于八月二十五日在金碧别墅宣判（这是蒋介石向霍揆彰预定的条件）。判词的概要是：“汤时亮、李文山死刑，即时执行。杨立德与此案无关释放，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负有治安责任且凶犯系该警备司令部警卫营的连、排长，霍揆彰着即撤职交陆军总司令部接管，听候议处。”宣判后将凶犯二人押到汽车车站外枪决。卢汉曾派杨适生去查看枪决的情况，监斩官宪兵十三团团长彭景仁还对杨适生说：

“卢主席还不相信我吗”？杨适生回来报告，转达了彭景仁的话，並说：“枪毙的两名凶犯不象两个军官，象两个普通人犯。”卢汉也一笑了之。当日群众也纷纷议论说：“公审在地方法院，为什么宣判要在郊外一个银行别墅里？这样大的案，枪毙凶手，为什么不遊行示众？向来枪毙人都在西门外地坛，这次要在车站外？枪毙后，很短的时间就掩埋了。这个案子尽管说有了结果，中间是有些蹊跷……”。

当中顾祝同说：“卢主席对此案不作任何主张，使我得到很多方便，工作顺利完成，我很感谢！相信委座一定满意。现在我们应该游玩近郊风景”。于是约起警备副司令何绍周、卢汉等郊游数日。在郊游当中就说，我今天提个方案：“成立云南绥靖公署，以卢主席兼任主任。全省军政均归统属，保安司令部须照章执行任务，不能学过去样冷摆起。顾祝同宣判后要利用保安司令部的印，找到管印人朱明德，管印人说：这个印连脚都没有去掉（反动政府对官防印信，有：“来有脚，去无脚”的说法，就是：发印时印面四角有小钉，启用时才去掉；缴销是要截去印角）。说明卢主席从来就不得执行保安司令的职权。今天他要执行职权，要顾祝同找到卢汉后才得用这个印。当时有人说：“朱明德太拘泥”。卢汉说：“他做得对”。保安部队当然归保安司令部管理、训练、指挥，警备司令部以何绍周升任司令，也归绥靖主任指挥，何绍周即以私人关系说，也应尊重老前辈，随时与卢主席精诚团结。

顾祝同九月初回到南京，确将他的方案呈报蒋介石，也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但为陈诚反对，蒋介石改为绥靖公署暂缓成立。卢汉以私人关系指挥何绍周。由何应钦函何绍周须尊重老前辈，服从卢汉指挥。这样一来云南绥靖公署虽暂缓成立，卢汉得执行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的通案，着手将四个保安总队编为四个保安团，进而扩充到十几个团，所以说这次顾祝同之来也是卢汉等得的时机之一。

（3）烧张群的冷灶。张群于一九四八年五月的行政院长交与翁文灏下台后，迎合蒋介石以西南为反共最后根据地的阴谋，自告奋勇地与朱良离开西南行营主任去就他的职，于十一月间在四川组织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而川康的邓锡候、刘文辉潘文华、王陵基等，口头上说得好听，行动上无积极的表示。

张群正在苦闷之际，卢汉知道这个消息，就打电报给张群赞成组织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拥护张群为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得了这个电如获至宝，藉以鼓动川、康、黔负责人邓锡侯等，並两夫妇到昆明住在卢汉家中与卢汉进一步的商谈。贵州谷正伦派何辑照作代表来参加商谈。

此时，卢汉与何绍周的矛盾很尖锐。原因是：何绍周对卢汉连“尊重老前辈”的一句话也耻于出口；而且深知蒋介石对云南不会允许卢汉再成为半独立的第二个龙云。成立云南绥靖公署既为陈诚反对摆下去，“私人名义指挥”，只是一句空话。但何仰体蒋介石为了当时的情况，不能不对卢汉作一些羁縻工作，所以每星期到五华山作形式上的汇报工作，提出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敷衍，许多重大问题，何仍然是为所欲为。如比较重要的剿匪、逮捕人等就不一定向卢汉报告。特别是运走了解决龙云后所收缴的云南正规军和地方部队较好的武器，不但卢汉事前不知道，警备副司令马谔事前也未向卢汉报告半点消息，这是卢汉最痛心的一件事。何绍周把持辑私辑得的物品没收归己，特别是辑得大批大烟，雇用造假烟的专家制造假烟，以假换真解交省府。负责收烟的民政财政两厅人员及我明知以假换真，畏何绍周势焰，不敢置一词。其他向补给财经等部门拨补物资款项都要占省府的先，对省府工作经常挑眼诽谤，日积月累互相含恨。何绍周在报上公开攻击卢汉通敌、通匪、纵容学潮。双方到了不能相容之势。张群为了进一步拉拢卢汉，帮助卢汉向蒋建议：“撤销云南警备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云南警备司令部撤销，何绍周滚蛋。二月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成立，张群就职之日，卢汉在各省之先，派杨适生代表去重庆，虽然六月云南绥靖公署成立，云南军政统属于卢汉。张群的帮忙才全部实现。这当中卢、张互相利

张群正在苦闷之际，卢汉知道这个消息，就打电报给张群赞成组织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拥护张群为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得了这个电如获至宝，藉以鼓动川、康、黔负责人邓锡侯等，並两夫妇到昆明住在卢汉家中与卢汉进一步的商谈。贵州谷正伦派何辑照作代表来参加商谈。

此时，卢汉与何绍周的矛盾很尖锐。原因是：何绍周对卢汉连“尊重老前辈”的一句话也耻于出口；而且深知蒋介石对云南不会允许卢汉再成为半独立的第二个龙云。成立云南绥靖公署既为陈诚反对摆下去，“私人名义指挥”，只是一句空话。但何仰体蒋介石为了当时的情况，不能不对卢汉作一些羁縻工作，所以每星期到五华山作形式上的汇报工作，提出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敷衍，许多重大问题，何仍然是为所欲为。如比较重要的剿匪、逮捕人等就不一定向卢汉报告。特别是运走了解决龙云后所收缴的云南正规军和地方部队较好的武器，不但卢汉事前不知道，警备副司令马钫事前也未向卢汉报告半点消息，这是卢汉最痛心的一件事。何绍周把持辑私辑得的物品没收归己，特别是辑得大批大烟，雇用造假烟的专家制造假烟，以假换真解交省府。负责收烟的民政财政两厅人员及我明知以假换真，畏何绍周势焰，不敢置一词。其他向补给财经等部门拨补物资款项都要占省府的先，对省府工作经常挑眼诽谤，日积月累互相含恨。何绍周在报上公开攻击卢汉通敌、通匪、纵容学潮。双方到了不能相容之势。张群为了进一步拉拢卢汉，帮助卢汉向蒋建议：“撤销云南警备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云南警备司令部撤销，何绍周滚蛋。二月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成立，张群就职之日，卢汉在各省之先，派杨适生代表去重庆，虽然六月云南绥靖公署成立，云南军政统属于卢汉。张群的帮忙才全部实现。这当中卢、张互相利

答，到还说得清清楚楚。林毓棠年轻、资浅、精明，可以笼络为己用，卢汉早已看在眼里。所以他去活动得会计长来，事前未得卢汉同意，去就职恐有问题之际，卢汉爽然给他就职。他已欣感。这时正需要他，卢汉向中央有关方面打通了关节，就保林毓棠代替了华秀升。林毓棠当了厅长对卢更加拥戴。对中央在昆明的财经人员赵恩巨、厉德寅等一拍就合，后来财厅的收入月半开银币三十万左右，省府行政费月支八万多元，还有二十多万的活动费。其次是省府秘书长朱丽东与赵恩巨、厉德寅等八人，系中央训练团高等教育班的同学。赵等要打通卢汉的关节，首先就要找朱丽东，卢汉要赵等帮什么忙也由朱丽东转达，朱丽东就成了他们中间的桥梁。后来朱丽东就兼了兴文银行的董事长与赵、厉等揉在一块，互相利用的机会更多了。另外一个 是缪嘉铭以留美学生的关系，与中央财经人员美英系早有联系，他向来也和卢汉要好。卢汉任云南省主席及起义前夕，他一直负责着云南经济委员会所属的物资外汇等等，因此中央在云南的财经人员和他都有业务上的关系。此外孙东明、杨适生等过去与中央政治经济系统及云南财经方面都很熟识。卢汉有了这批人，对掌握财经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可以与中央财经人员互相利用。从此而来的拒用银元券，以半开银元为本位，拒用一角辅币，以毫洋作辅币，截留国税等，都是互为利用的表现。可是也就酿出大事来！那就是——一九四九年元宵节二十一条人命的惨案。当上午事件发生后，中央银行负责人之一武鏞不止一次的跑省府，跑保安司令部，到群众冲进中央银行，终于得卢汉去镇压。这可以说卢汉被厉德寅、武鏞等利用，也可以说卢汉对中央献殷勤，因为卢汉说过：“难道我拖了二十一条人命债，还不能表明心迹吗”？

（6）创办云南人民企业公司。在前面说的利用这些人，

只不过为了敲边鼓，具体执行上的顺利。主要的、大的问题，还是要卢汉自己乘蒋介石有所利用之机，向蒋介石请求和打通有关方面的关节。当时云南财经方面的大问题，就是云南人民十多年来的血汗的积蓄（在海源寺后方西华洞）被蒋介石派云南货物税局局长赵恩巨监管，云南不得过问和冻结云南的外汇问题。国大第一次开会期间，卢汉在南京乘机活动有所成功的大事，除了政治方面去掉张邦翰而外，财经方面启封西华洞，解冻外汇归还云南也是成功大事之一。这些资财得到归还，如何处理，才能运用自如，经过多方酝酿，才决定全省人民的资财，应由以全省人民的名义来管理。于是成立人企公司筹备处，通知各县选一个代表来开会 並 选出董事会监事会，来组织云南人民企业公司。这份资产原来分属于云南企业局系统和经济委员会系统。人企公司筹备期间，云南财经各方面争夺激烈，对各县代表的选出活动的斗争突出。陆崇仁垮了不能出面，陇体要、杨文清合起来代替陆崇仁出面，他们都企图掌握代表来产生董监，占董监名额的优势。卢汉了解这个情况，就想办法来起制衡作用。代表报到将要开会这前，卢就派我和李炳垣、禄闰藩来做工作。这样选出来的董监，可以说都是卢汉同意的代表。一九四七年大约三、四月间，第一次代表会在胜利堂开会产生了董事三十几人，监事十几人，组成董事会、监事会。人企公司正式成立以后，每开董事会有重要案件可以裁决。卢汉就用这个办法来制裁反对他意见的人。最突出的是一九四八年他提一千万半开作自卫经费，省参议会出来反对，他就利用一九四九年夏人企公司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来对付省参议会。这样一来，卢汉对云南的财经得到确实掌握，运用自如了。

（7）对云南保安部队的扩充。一九四六年八月霍揆彰去

后，卢汉接管四个保安总队，编为四个团，不久又增加了两个团。以人口近二千万、面积在四十一万平方公里的一个省来说这点兵力在平时都嫌少，况全省已形成动荡不安之际，更显得有增编充实之必要。卢汉乘蒋介石有所利用时，说明这些情况请求增编充实。蒋介石虽然当面允许，过后实行时，又多所掣肘。尤其枪械拨发成问题。云南拨补枪械之第四三补给分区司令乐韶成、副司令罗展、参谋长张汝汉等，皆为卢汉旧部，照说应该有些照顾。但它是中央直属机关，要优先拨给所谓中央部队。而警备司令何绍周对这类问题霸道地要占先，有时还故意做给卢汉看。因此要扩充保安部队，领发枪械，困难问题不少。除了用蒋介石允许的一些证件向拨发机关施加压力外，只有自想办法。当时我知道的办法有：在龙院村成立修械所，配修历年遗留下来的旧械。但这些旧械中较好的都被霍揆彰、何绍周先后抢走，所余的，修配下来质量都远不及需要。当时中央在云南的制造厂和仓库等单位，因金元券贬值需要自想办法来维持员工生活，就乘这些单位监守自盗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收买。主要的由省府秘书李广平、海口五十三兵工厂的厂长周自新、秘书主任王毅伯购得轻重机枪四千五百挺。以立约三次，每次一千五百挺计算应如此数但成交数只一千余挺、重机枪二百挺，若干门六〇迫击炮是为大宗，其它零星的也购得一些。就中我们向中央空军器材库购得一些通讯器材，起义前那个姓王的库长还被蒋介石逮捕去重庆枪毙了。他如云南供应局长段克昌以支持他当选监委为条件也送了一部分枪弹。由于这样杂凑起来的部队，与蒋介石派驻云南的二十六军、第八军相较，力量相距太远。因此。到了十二月九日才起义。起义后在昆明保卫战中靠此一点仅有的本钱暂时保全了昆明。若非解放大军由桂黔以迅雷之势兼程赶来，云南虽然起义了，遭受的损失也

是不会小的。

## 2. 找组织关系的经过

这个问题，龙云曾说：“找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络我负责任”。这话卢汉知道当时在香港的共产党人华岗等在昆明时与龙云有联系，是可能的，是相信的。中共在香港的机构华南局能指导昆明地下组织，卢汉也是理解的，所以当初总希望龙云与华南局接上了头转达一些华南局对云南起义的意见，更具体的指定昆明的地下人员与卢汉联系，对起义问题有商议，有领导。所以一直等待，等到南京解放、广州解放、长沙起义，这个希望都没有达到，卢汉和我都分别去信催请，无确实的答复还请杨维骏去香港一转，也没有得到切实的结果，卢汉才想办法找。我知道的有：

(1) 找着冒充华南局特派员的张伯坚。大约是一九四九年七月的一天。卢汉告诉我，龙泽汇他们找着华南局派来云南工作的张伯坚。我请吴少默去和他谈了两次，据说不假。现在他们要在省训团内组织“云南人民自救会”，指定参加的人是我、龙泽汇、吴少默、严中英、杨炳麟、董广布、王肇云等，卢说由你们就可以组织起来。我说：“在省训团里面成立这个组织和这些人参加，我没有意见，只是我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卢说：“没有关系，头一次开会参加一下，以后忙得过来就参加，忙不过来可以不去参加，由他们去搞。”龙泽汇来找我商定开会时间、地点。第一次开会张伯坚还带着杨柳去。商议先从学习理论起，张伯坚提出学整风文献，吴少默认为太高深了，应当学《新民主主义论》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的单行本。大家同意了吴少默的意见。后来，卓立到成都为张

伯坚接孙某来。卓立说，当安恩溥告诉他去卢汉家接受去川、康联络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人的任务时，卢汉同时告诉他接个共产党负责人来昆明的任务。工作如何作，卢指定龙泽汇和他谈。龙说：“共产党有一个地下工作的特派员小张，要去成都接一个中共华南局的重要人物来昆明主持工作。明早你到钱局街严中英家里和这个姓张的会晤面谈”。次早卓立到严家，小张、龙泽汇也先后到来。龙介绍后，对小张说：“工作如何做，你详细告诉他””转面对卓立说：“到成都的飞机票都买好了，明天早上就走，我还有别的事要办，你们详细谈。”小张对卓立说：“你过去也有些革命历史，党是既往不咎的，你来同我们干，我很欢迎，我们有个姓孙的同志在成都，请你去掩护接来昆明。”又指着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说，“他同你去，在成都的联络工作由他负责，只是借你来掩护。”那人叫陆浩，据说是黔灵中学老师。到成都后，卓立住一个小旅馆，陆浩住小张的岳父家。卓立住定后即找陆浩，见他正在钉皮鞋后跟，他四顾无人，把在鞋跟里取出的一张纸说，是小张给孙的信。次日，卓立去问与孙联络情形。陆浩说，孙因特务注意和生病表示不去。卓立表示有他掩护，昆明气候也好养病，要陆浩转达。据陆说孙仍拒绝。卓立希望和孙见面谈谈，陆说孙也认为不必。並说：“这里特务满布，我已与组织失去联络。你们搞革命工作，搞起义，只要真真实实的搞，昆明方面的组织自然会找你们，何必定要到这点来找”。后来陆浩和小张的老婆先回昆明。卓立去雅安后回到昆明见着小张，说孙接不来，他未作表示。说到要派卓立到香港与华南局联络，还说：“云南组织了人民自救会，你名已列入。人民需要有实际利益才领导得起来，请你向安恩溥说，解放军尚未来临前，云南应该真正实行二五减租。”以上是卓立为张伯坚接孙某一事。有一天，吴少

默气急败坏地到省训团来对我说：“张伯坚诬蔑我说过龙泽汇和你们是裙带官。今天他在龙泽汇家咬定说我讲过了，只要我发誓没有说，他跳楼自杀。以后我不参加他所组织的会，也不过问他的事。”当时我未置可否。又卢汉告诉我：“张伯坚要求接受扬维骏他们办的那个保安直属营，我看营长扬维骞办不好不如交给他算了”。我转告了扬维骏、扬维骞不同意，说他已经和卢汉说，这些人很可能是特务，要注意。有一夜扬维骏到民政厅告诉我：“张伯坚派毛朝瑾、李伯昂去接管独立营，因为他们很可能是特务，这样一来暴露了一切，才不得不把他们监视起来。李伯昂逃跑，并打死了我们的何品超一人”。第二天我把扬维骏的话报告了卢汉，卢汉说：“等派人查明白再作处理”。过了几天，卢汉告诉我：“已将张伯坚罪捕起来，这家伙是特务，我是从肖毅肃口中知道的，为了换绥靖署政治主任的事，肖向我说，前任的特派员接管金殿直属营打死人，做错了不能不换，保证新任服从你。我认为政治处派的人，当然是特务。我逮捕张伯坚，是说他是共产党。我曾经派安恩溥、龙泽汇、吴少默和他来往，了解清楚”。我始终莫知所以。

(2) 龚自知在香港找。卢找告诉我，“龚自知来信他已经找着人与华南局负责人接头，叫派一个亲信人去面谈机宜。本来你去恰当，但惹人注目。我考虑后，给林南园去，因为他灰色一些，并且可以借到广州接洽财经问题而去”。林南园去后情况我不清楚。

(3) 派张公达到广州联系叶剑英。卢汉曾告诉我：“广州解放后，马幼波（即马瑛）说，现在局势变动很大，应当向外联络一下，并建议派张公达去广州与叶剑英联络，我已经照办”。知道张公达是去了，何时回来？结果如何？卢汉没有告诉我。

(4) 找杨青田联系。长沙解放后，卢汉叫我去找杨青田问起义的时机。我藉在乐群新村沈医生家（江苏人，忘其名）打麻将的机会跑到栉花桥杨青田家，转达卢意。杨说：“这个问题大，等我和朋友商量一下，过天再告诉你”。二次我去，杨说：“请你转告卢主席，以大军入黔为时机”。我当时推想这样重大的问题，卢派我问杨青田，杨能这样扼的答复，这说明找着了组织关系。但卢汉始终未曾对我说过找着这个关系的经过。

(5) 派宋一痕去香港、北京。一九四九年七月的一天，卢汉要我去找宋一痕，派他出去当代表。我去青龙巷宋的亲戚席宽家找着宋，叫他去见卢汉。后来，据说在香港找着了华南局才去北京的。八月的一天卢汉曾对我说：“宋一痕去了这么久，杳无音信，不知是何原因？”直到十一月我已交了一切职务，徬徨无计的时候，去卢家看情况时，卢汉才告诉我宋一痕在北京见着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他：须大军由湘入黔，能够支援时，才能起义，如果乱动，搞烂了地方，要自负责任。

以上是卢汉找组织关系的情况。

### 3. 卢汉要安恩溥任民政厅长

#### 的用意及其结果

一九四八年九月我任立法委员在南京开会，卢汉又奉蒋介石电召去南京时，对我说：“莫在外头混了，回去负点实际责任。民政厅长杨文清称病辞职，我和蒋先生说，以你接任，已得面允，并已用文呈报。未发表以前，思想上作准备，不必外露”。时值外客来，没有往下谈。

十二月间我回到昆明。一九四九年一月的一天卢说：“杨

文清辞职，由你接替，已得阎文批准。得通知就去接任。”我说：“我从来就是军人，不懂政治。我知道民政厅的业务有吏治、积谷、救济、禁毒、团务等很繁重。而且中央和地方等有关民政方面纠缠很难应付，我任不了这个职务。”卢说：“你还是这样愁，到了今天还谈什么业务不业务的，主要是能够把我们可靠的人如过去第一集团军六十军的人员派到各县去掌握各县的力量，听我们的话。最低限度我们有什么作为时不要反对我们。杨镜涵（即杨文清）这个人关系复杂，有些话是不能对他说的，所以才要你来负这个责任。民政厅设有主任秘书，等于部队上的参谋长，只消找一个在云南政界有经历，对各方面情况比较熟练的人来任主任秘书，把那些你说的业务交给他由他应付。你专门注意选任县长的问題。”

经过考虑后，我提出在龙云时代任过县长的昭通区专员、现辞职在昆明闲居的王凤瑞任民政厅主任秘书，卢很同意。我找王凤瑞反复商谈，也得王同意。

我得了通知，与杨文清商妥后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偕同主任秘书王凤瑞，总务科长李文鸿，人事室主任许敏求等（这些人员惯例与厅长同进退）到厅然后照例地集体送走了旧任。

选派县长问题。与省府人事室、省保安司令部等联系就登记名册研究，进行调查面谈，发现一些问题，如有的想做太平宰相，不原冒险犯难；有的想在油锅中去捞一把；有的得过且过、意志消沉；有的自命不凡、想出风头，实际做火钩嫌长，做门杠嫌短。还有的地方的当权派，各县留昆的省议员和各机关职员提出他们的意见要谁不要谁；还有强调本县人办本县事，为赶门前街要出任县长的等等问题。

由于有了这些问题，也就迁就敷衍地搞。比较麻烦的是第七（普洱）、第九（缅宁）两区，为了思茅、镇沅、澜沧、佛